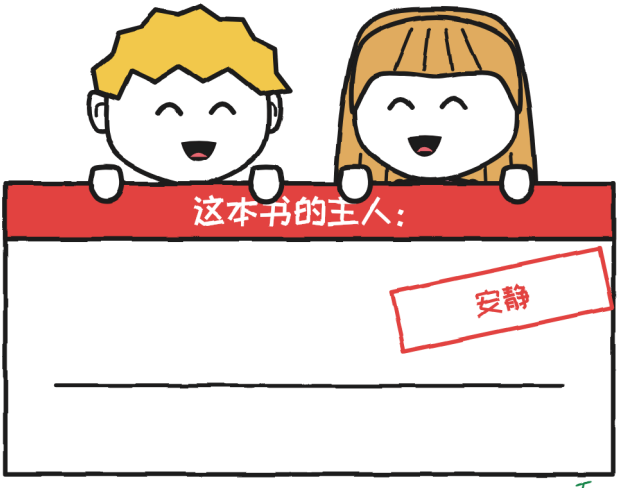


安静。直到你把它打开。 —J.

如果你捡到它，请还回来。没有惊喜：还给它的主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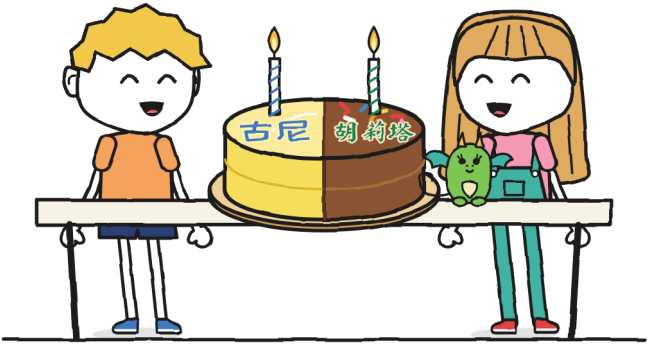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印章表示的是只会在故事里发生的事：真的龙并不存在，包裹也不会飞回来。真正的派对，请翻到最后一页。 —J.

不可能快递 · 5

一个蛋糕，给 两个人

LinguAula



（古尼的笔记本）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不可能快递 · 5
一个蛋糕，给 两个人

系列的第五本书。前面几本：《这个包裹会咬人》《打雷前不要打开》《请退回》《面包屑，别在这儿！》。

文字与插图：LinguAula

中文版：LinguAula

尺码 XL · 插图小说 · 13+

第一版：2026

© 2026 LinguAula · info@linguaula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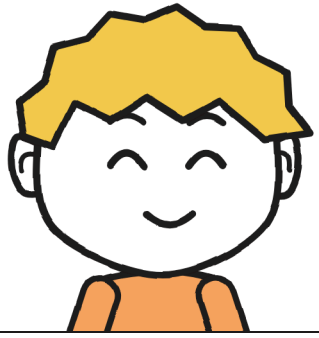
可自由复印，供课堂和家庭使用。

字体：Noto Sans SC、ZCOOL KuaiLe、Ma Shan Zheng、Andika、Patrick Hand、Caveat 和 Courier Prime（SIL OFL 许可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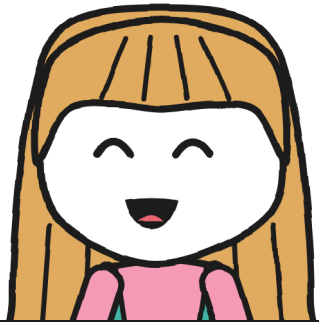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
linguaula.com

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没有一个蛋糕受伤。切成两半的，倒是有。 —J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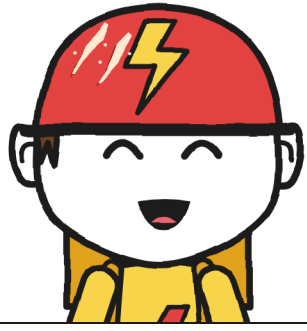
谁是谁



古尼，星期六送货员。这本笔记本是他的。他喜欢安静的下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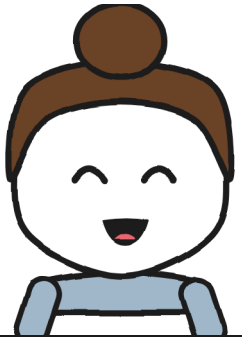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，用绿色的笔写字，署名J。她喜欢有音乐的派对。还有惊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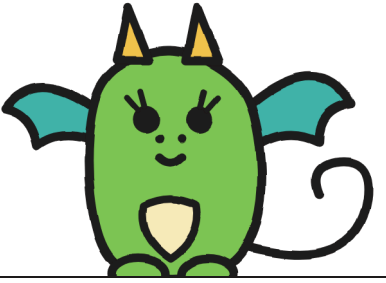
托尼奥，给闪电快递送货，十分钟送到，晚了免费。他不送的，是骗人的把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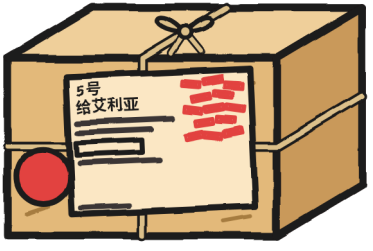
玛拉，不可能快递的店主。戴着女巫帽。知道的比说出来的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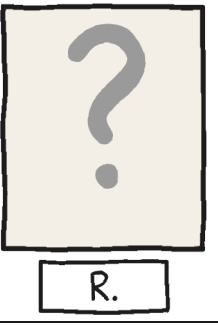
艾利亚，街区的面包师。有一个烤炉，两只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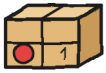
面包屑，小龙。和维拉住在一起。她喜欢蜡烛。喜欢得太过头了。



5号包裹。外表跟所有包裹一样。标签上写着：装在放得下的地方。



R.，寄出那些没人送得出去的包裹。没人说出这个名字。



第1章

两张请柬

4号笔记本的结尾是一只睡着的运动鞋，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笔记本结尾了。5号是粉红色的。草莓粉红，像蛋糕上的糖霜，一角盖着店里的印章。玛拉星期六早上把它放在柜台上，什么也没说，然后开始整理墨水瓶，认真得根本没有必要。这是她假装不看的办法。

第一页的词，我已经试了一整个星期。给2号我写的是“正式”，给3号是“秘密”，给4号是“最终”。我大概对带锁的词没有抵抗力。这一次我不用找了：它自己冒了出来，就像一个人想要了好几天却没有发觉的东西，自己冒出来那样。

最上面，我写下“送货笔记本 5 · 古尼的”，这是该写的。下面，我慢慢地，用刚削好的铅笔，写了一个词：

安静。

没有感叹号。一个安静的感叹号是自相矛盾的，而对自相矛盾，我向来格外小心。

胡莉塔在柜台另一边，探着身子，歪着脑袋，像一只在听收音机的鹦鹉。她没有向我要笔记本。用不着：她倒着读和正着读一样快，而且厚脸皮得多。

“安静，”她说，是对那个词说的，不是对我说的。

她拿出那支已经写得发淡的绿色记号笔，用一根手指把笔记本拉到自己面前，在下面给我留了一句：

“安静”这个词，是不知道前面等着什么的人才会写的。——J.

我读了三遍，想找出她错在哪儿。没找到，而这让我担心的程度，比应该有的要轻。

给没读过前几本笔记本就翻到这里的人：这家店叫不可能快递，是玛拉开的。玛拉是女巫，戴着紫色的帽子，她有一枚印章，盖下去的时候会迸出带着熄灭蜡烛味的火花。左边的货架上，她放着退件，也就是没有人送得出去的包裹，全是R.寄的。如果收件的人不用擦不掉的墨水在标签上签字，天一亮，包裹就会飞回它的架子。原来有二十个。胡莉塔和我已经送出了四个：一颗龙蛋，几颗长腿的种子，一个小铃铛，还有一套到达装备。墙上，用绿色的字，写着“还剩 16”。

昨天，星期五，十六号，是我的生日。我在家里过的，和妈妈一起：柠檬松糕，两个杯子，没人唱歌。完美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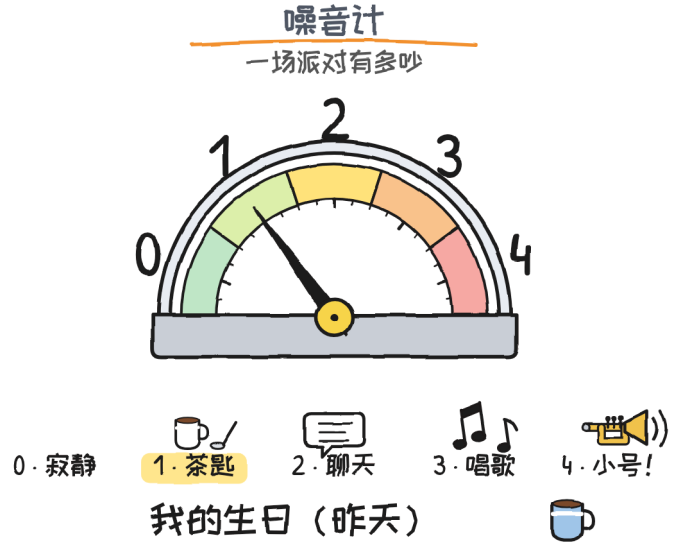
没人唱歌这件事需要解释，因为在我家，这不是疏忽，而是约定。头一天，妈妈手里拿着切面包的刀问过我：“我唱，还是不唱？”我说不唱。她点了点头，像人签字那样，然后做到了。她把松糕切成四块一样大的，两块现在吃，两块留到以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听得见的只有茶匙碰着杯子的声音、冰箱的声音，还有很远的地方一辆公共汽车。那个下午最好的地方，是听得见那辆公共汽车。

胡莉塔的礼物，我往后再讲。它值得有自己的位置。

为了把这个生日好好记下来，那天夜里我发明了一个仪器。它是我这些年发明的第四个，排在颤抖计、红色计和这里计后面：一个带指针的表盘，像钟表那样，有五个刻度。零，寂静。一，茶匙。二，聊天。三，唱歌。四，小号。我给它起名“噪音计”，副标题是“一场派对有多吵”，把指针放在1上，下面画了一只小杯子，那是我的。

胡莉塔没打招呼就翻过了那一页，看了看表盘，看了看杯子，用那支发淡的记号笔写下：

噪音只有1的生日，不算生日。那是下午茶。——J.



她合上记号笔，把胳膊肘撑在柜台上，像念议程那样说：

“星期三，二十一号，是我的生日。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庆祝。”

“二十一号以后，”我说。

“星期六，二十四号。五点。”

“五点。”

我们俩都记了下来。我用铅笔，记在粉红色的笔记本上；她用绿色，记在她的小本子上，还用整条胳膊把本子盖住，就像盖

住考卷那样。我用胳膊肘盖住我的。远处，玛拉在一张纸上盖了章，迸出的火花带着熄灭蜡烛的味道，我们两个谁也没抬头，尽管火花是闻得到的。我们各自站在柜台的一头，侧着身子，半背对着对方，两个人在写同一个日期，仿佛各自都是它的主人。

谁也没再说什么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奇怪：两个刚刚说好了的人，居然还要把写的东西遮起来。当时我只觉得，胳膊肘放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字写得更好。

我已经知道这场派对会是什么样子了。胡莉塔也是。

我当时是这么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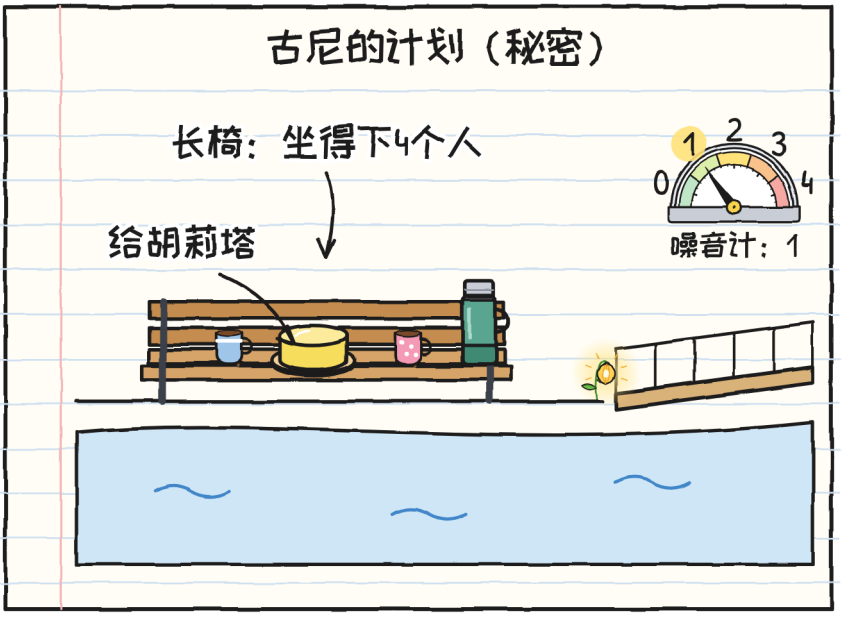
胡莉塔需要一个安静的下午。她总是在跑，在计时，在发问，等她终于停下来的时候，从脚上就看得出来：那只脚还在往别处去。在运河边木板桥的长椅上，吃一顿没有噪音的下午茶，带一个保温杯和一个小蛋糕，对她有好处。我了解那张长椅。它有一根松了的木条，你坐在边上它就会晃，而且它是整个街区里唯一一张看不见任何一家店的长椅。每当我需要什么都不要发生的时候，我就去那儿。

这会是个惊喜。她什么都不用准备。只要来就行。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：一份不会给人添活儿的礼物。

我本来可以问她的。我站在柜台旁边，铅笔悬在半空，想过这件事：“胡莉塔，你想不想过一个不用赶时间的下午？”可是问题是有答案的，而答案可能是不。路线图不会回答：它留在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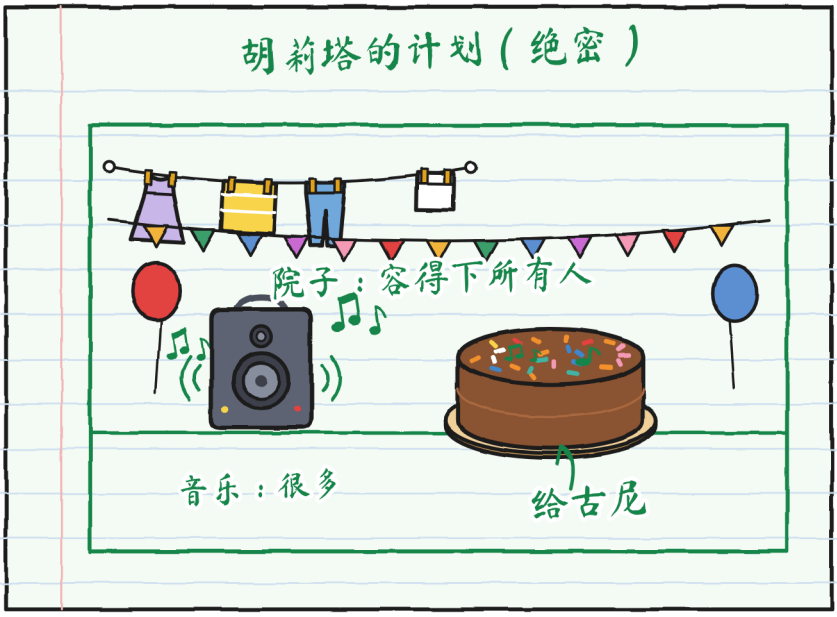
上，一动不动地等着，而这正是我画的几乎所有东西最拿手的事。

就在那天早上，我把它画在了下一页上：长椅，木板桥脚下的小路灯，一个蛋糕，两个杯子和保温杯。来店里的路上，我量过那张长椅。坐得下四个人。最上面，我写下“古尼的计划（秘密）”，免得还有谁搞不清这个秘密是谁的。



胡莉塔的事，我直到下个星期五才知道。接下来那一页不是我写的：是她后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的，我就让它留在她放的地方，紧挨着我那一页。它就该在那儿。

我当时是这么想的：古尼需要一场真正的派对，要有音乐，哪怕他自己不知道。我要是问他，他会说不。所以我不问。 —J.



小彩旗是她一面一面画的，那种耐心，我以前从没见过。

中午，托尼奥送完货回来。他把自行车停在门口，没摘头盔就走了进来，坐在他的箱子上，那是他“暂时”坐的地方。从早上起，我身上就带着四个蓝信封，是用铅笔写的，用的是我最好的字，手还搭在边上，免得蹭脏。胡莉塔在店里头，正在一个装胶带的抽屉里翻找。我估计，我还有十秒钟。

“给。”我把四个信封递给他，“一个是给你的。另外几个给玛拉、维拉和弗洛拉。这是给胡莉塔的惊喜。别告诉她。”

“惊喜，我能保守，”托尼奥说。

他说这话的声音，跟他说“收到”的声音一样。他没看就把信封塞进了背包，我心想：运气真好，一个不看自己送什么的快递员。

后来发生的事，是托尼奥星期五告诉我的，连时间都说了，因为在闪电快递，时间是故事的一半。我已经回去吃饭了，胡莉塔走到他的箱子前，拿着一沓用橡皮筋扎着的绿信封。一共九个。托尼奥数了两遍。

“一个是给你的。另外几个给玛拉、维拉、弗洛拉、艾利亚、安东尼奥先生、佐伊、布鲁诺和鞋店阿姨。这是给古尼的惊喜。别告诉他。”

“惊喜，我能保守。”

同一句话，同一副表情。大概这就是快递员和骗子的区别：快递员不会因为问的人不同就改变消息。不过这一回，他拆开了自己的那两个，蓝的和绿的，一个接一个，就像核对送货单那样。上面写着同样的话：星期六，24号，五点。时间后面是地点，而在地点上，各写各的。

他讲的时候不带形容词。这是他表示友善的方式。

下午，我去艾利亚的面包店订蛋糕。店里有温热的面包皮的香味，还有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甜味。我一进去，门上的铃铛还在晃，就听见最里面厨房的门关上了：很干脆的一声，是用胯部一撞的那种。我好像看见了一角绿色的背带裤。

我想那大概是另一条背带裤。绿色的背带裤多得很；这是一种实用的颜色。

那是我的。艾利亚带我从厨房那边出去了。——J.

“我想订一个小小的柠檬蛋糕，”我对艾利亚说，“上面什么都不放。星期六二十四号，五点，送到木板桥的长椅那里。这是给胡莉塔的惊喜。”

这是我一天里第二次说这句话，它听起来已经像一句口号了。

艾利亚用她那圆圆的字把它写在一张纸上，用图钉钉在订单的软木板上。那里已经有另一张纸，是反扣着的。

“星期六二十四号，五点？那个时候我已经有另一个蛋糕了。要送到别的地方。”

“是谁的？”

“是秘密。跟你的一样。”

我踮起了脚尖，每当我需要看一样不该我看的东西时，我就这么做，而这从来没有帮上过忙。我想那大概是别人的。十月里

过生日的人很多。我是小声想的，想听听它听起来怎么样，听起来还不错：一个月有三十一天，而街区很大。

“我替你保守秘密，”艾利亚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说，“也替另一位保守。可是我只有一个烤炉和两只手。星期六五点，这两只手只能去一个地方。”

“那另一个蛋糕呢？”

“那要由订蛋糕的你们自己决定。我做蛋糕，不管派对。”

我记下：“艾利亚：一个烤炉，两只手，一个地方。”数字我完全看懂了。那个“你们”，我就让它过去了，就像让一辆不去我们街区的公共汽车开过去一样。

她第二天也跟我这么说了。那个“你们”，我也没听懂。——J.



我回到店里的时候，托尼奥已经把背包倒在柜台上，正在按颜色整理信封：绿的放一边，蓝的放另一边，那么仔细，就像整理要送出去的东西那样。整理完，他又数了一遍。然后，再数一遍。

“古尼，你跟胡莉塔说过派对的事吗？”

“没有。这是个惊喜。”

“哦，”托尼奥说，“在闪电快递，一个有两个地址的包裹，是出不了店门的。”

“哪两个地址？”

“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有人让我保密。”

闪电快递什么都有规定，每次托尼奥引用一条，我都当成对的，哪怕它对我来说是新的。这一条就是新的。我没弄懂就记下了，记在计划那一页的角上，那是放那些哪儿都不合适的东西的地方。

托尼奥把每种颜色的请柬各留了一张，放进背包的口袋里。

“这两张是我的，”他说，“其余的，星期一再送。”

这时，玛拉平时靠着发号施令，不用凳子就够得到所有的架子，这一回却不得不爬上蓝色的凳子，用两只手从最上面的架子上取下5号的箱子：和货架上所有的箱子一模一样，不大也不小。里面，有什么木头的东西发出了咔嚓一声。货架上留下一块干净的长方形，大小和从前一样，加上原来的四个空位；墙上的牌子，仍然写着“还剩 16”。

“艾利亚五点来，”玛拉说，“终于来了。”

一个口袋里两个信封。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事。我是说信封。—J.

一个故事，六种尺码

这本书有六种尺码，适合3到16岁，还有20多种语言。XXS、XS、S、M、L一页一页地讲这个故事，用的是同样的插图，细节一次比一次丰富；XL是小说：还是同一个故事，只是多了地方，留给古尼心里想了却没说出口的一切。

各级别参照CEFR，仅供参考。XXS：pre-A1 · XS：A1 · S：A2 · M：B1 · L：B2 · XL：B2–C1。

各人穿各人的尺码。同一个蛋糕。 —J.

给家长和老师

每一章的练习请上 linguaula.com （含L码的练习）